

感恩大法救了我和我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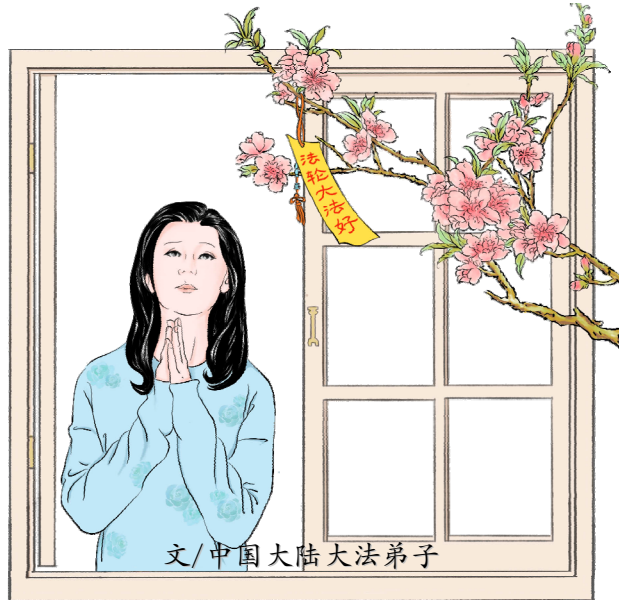
【明慧网】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快三十年了，身心受益，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弟子无以言表。

在苦难中挣扎

1987年，我在结核医院住了半年，我左肺叶坏死，因为靠近肺门和心脏，所以不能做手术，整个肺叶里边烂，外边是一层膜囊，膜囊不断地向外扩，里边不断地烂，药攻不到病灶，可是长期吃药却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给吃坏了。当时用的是抗痨药，打针用的是链霉素，最后针也打不进去了。大夫说：“你出院吧，啥药都用了，治不了了，回家养着吧。”

我回家后，把病历交给公司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接过病历看完片子说：“你没有治疗价值了，养着吧。”意思说，等死吧。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孩子才五岁。对于病入膏肓并且绝望的我来说，死并不可怕，可我舍不得孩子，我十岁时就没有母亲了，深感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很痛苦的，我不能让孩子象我一样从小失去母爱，为了可怜的孩子我也不能死。于是我找中医、吃中药，没效果，我想可能是药量不够、大夫不敢加大药量，我久病成医，买中药词典按药方查看，自己开药方，加大剂量，因药量大中毒了，吃了一年半的中药不再吃了。又吃西药吃了两年，五脏六腑都吃坏了，是药三分毒，从此我发誓永远不吃药打针了，也不住医院了。

这时邻居来劝我学气功。有病乱投医，我学了一大堆气功，也没好。有人又说学佛教吧，我又走入



佛教，各种形式过了一遍，钱没少花，精力没少费，还没好。由于啥都学，乱七八糟的身体又添新病了。我人生的路走到尽头了，绝望了。我下决心以后啥都不学了。

天无绝人之路

我的老邻居曾多次劝我：“学法轮功吧，不要钱，可好了。”我认为气功都是骗人的，为赚钱的，我不学。一次，老邻居又来电话，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在吃饭时，邻居给我放录音，是师父在济南的讲法，我听着听着，发自内心的感觉是那么的好，就大声和邻居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其实她已经和我说过好几次了。

自从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决定要永远学下去。在炼功点，我炼了三天，咳嗽了三天，吐了三天，都是成块的浓痰。之后，我的肺病就好了，五脏六腑都被师父换成新的了，跟年轻人一样，单位体检，我的肺一点阴影都没有。

从1994年到2024年，三十年

了，我再没吃过药、打过针。在我遭到中共邪党迫害时，尽管我被迫害得只剩皮包骨了，但肺一点事没有。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一片药没吃，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了。还有，我生孩子后落下了类风湿症，痛得入骨髓，修炼后好了，十二指肠球溃疡也好了。

全家受益

看到我奇迹般的健康活下来了，姐姐见人就说：

“我妹妹真是炼法轮功炼好了！”姐姐患严重脑溢血住了医院。我让姐姐听大法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她恢复得很快。和她同一个病区的患者中，姐姐病最重，可她恢复得最快。姐姐出院后，一直听师父讲法。现在她的小脑萎缩症好了，她脑子清醒，口齿说话清楚，相貌端正，人也白胖了。姐姐经常跟找她聊天的人说，以前我妹妹常跟我说，我也不信，现在亲身体会到法轮大法好了。

看到我修炼后身心出现的巨大变化，我丈夫、婆婆、二哥、二嫂，大哥大嫂的女儿、儿子儿媳和小叔子的妻子都学法轮功了。

※※※※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50种语言出版发行，是迄今为止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5800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國大陸遭到残酷迫害。◇

曾遭十一年冤狱折磨 成都钟芳琼再被司法陷害

【明慧网】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钟芳琼女士，二零二四年七月七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大丰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二零二五年三月上旬获悉，钟芳琼已被构陷到成都市新都区法院。

钟芳琼，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原籍四川省简阳市云龙镇杨鸣村七社。十九岁时，她带着十五元钱到成都闯荡。数年后，钟芳琼成为拥有资产七十万元的个体运输专业户。尽管生意越来越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六岁起就烦恼着她的右腿先天性血管瘤也越来越严重。一九九七年，经华西医科大学三十多位专家会诊，确认为“先天性大面积海绵状肿胀型血管瘤”，国际上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一九九九年三月，钟芳琼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两个月内，血管瘤奇迹般的消失了，从此她获得新生。她内心愉悦，无比感恩法轮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钟芳琼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十一年，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残酷迫害。

钟芳琼出狱后，暂住简阳市云龙镇阳明村七社她的弟弟家，却不断遭到各类中共人员的骚扰。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简阳市云龙镇政府、综治办、派出所以及鱼茶社区等十几人到钟芳琼暂住地云龙镇阳明村七社钟芳琼弟弟家骚扰。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日、四日、十三日，简阳市云龙镇鱼茶社区中共邪党书记张虎、鱼茶社区人员胡建国等多次打电话给钟芳琼的弟弟，逼迫他赶钟芳琼到她儿子家住。胡建国还打电话骚扰钟芳琼的儿子，追踪钟芳琼，并要求见面。云龙镇综治办主任刘佳也对她儿子说：要求钟芳琼每天和他们视频。

钟芳琼为了躲避迫害，不能去



◀ 钟芳琼

弟弟家，又不能去儿子家了，过着有家不能归的生活。二零二四年七月七日，钟芳琼再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大丰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迫害，已经八个月余。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六日得知，她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五年三月上旬获悉：钟芳琼已被构陷到成都市新都区法院。

下面是二十五年来，钟芳琼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部份事实。

在四川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八日，钟芳琼被劫往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公民镇的四川女子劳教所（又叫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劳教所采用强制洗脑、二十四小时被随身包夹、体罚、不准睡觉、毒打、注射不明药物、不让吃饱饭（正常饭量的三分之一）、脏袜子塞嘴，胶布封嘴，野蛮灌食、灌脏水、灌尿尿、灌辣椒水等多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强迫学员放弃信仰。

二零零一年七月，钟芳琼和十位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禁闭在一个小间里，由包夹看守，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时30分左右收监，一直坐军姿，两眼平视前方，直腰，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准闭眼，不准说话，屁股不准离开凳子。钟芳琼一年非法劳教期满，又被加期迫害三个月。

在四川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钟

芳琼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于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被劫入简阳市养马镇四川女子监狱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钟芳琼开始被关禁闭，被犯人（押室长涂安蓉）扒光所有衣服，只给一套剪掉扣子的单囚服，一双塑料拖鞋，一床棉絮。钟芳琼只能坐在水泥床边画的半个圆里，晚上坐到十一点才准睡觉，只盖一床棉絮。

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到九月二十五日，钟芳琼被强迫站在四十度左右的烈日下暴晒，每天被罚站长达十五个小时左右，期间不能上厕所；晚上不允许洗头、洗澡、洗衣服，身上散发出的异味令同监室的人无法忍受，引来不堪入耳的谩骂侮辱。

在成都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钟芳琼被绑架到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桃溪路派出所，后被非法关押在郫县看守所迫害。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钟芳琼被成都市成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罚金五千元。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钟芳琼被劫入成都市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钟芳琼拒绝“转化”，入狱半年时间，吃饭连筷子都不给，只能用手抓；有十天给的饭量只有犯人的四分之一；连买生活用品的权利都被剥夺，如厕只能捡别人用过的脏纸；上厕所被严格限制，其中最有一次有两天一夜都不许上厕所。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后就一直被罚坐在一张三寸高、直径五寸的塑料凳上，一直到晚上十点，还强迫必须坐成军姿：双脚必须并拢，双手平行放在大腿上，指尖不能超过膝盖，而且要腰正，颈直，两眼平视，不能闭眼。时间一长，屁股被硌得大面积溃烂，脓水和裤子粘在一起，脱裤子都钻心的疼。◇